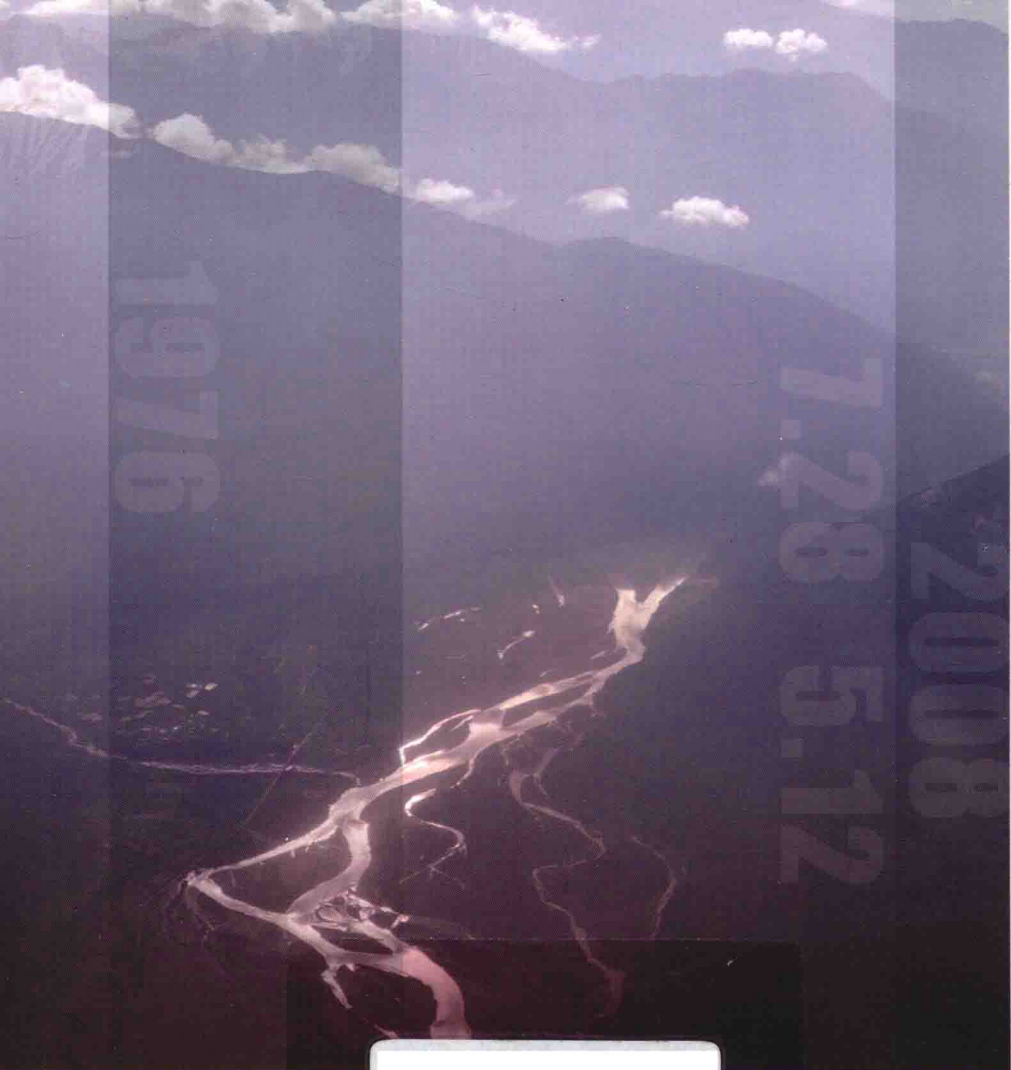




孙守廷 著

血脉

赴川抗震救灾手记

光明日报出版社

孙守廷 著

血脉

赴川抗震救灾手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脉:赴川抗震救灾手记/孙守廷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94-0264-8

I. ①血… II. ①孙…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7642号

血脉:赴川抗震救灾手记

著 者: 孙守廷

责任编辑: 谢 香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装帧设计: 王 立

责任印刷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张: 21.75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0264-8

定 价: 51.2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3	开篇
017	出征
043	爱心如潮
067	志愿者群像
095	灾情就是命令
123	与死神赛跑
159	力量之源
191	血浓于水
229	汶川行
259	后来的故事
277	共同的见证

附录

305	丰南赴川抗震救灾大事记
309	丰南赴川抗震救灾媒体报道目录
311	歌曲《盛开的栀子花》
312	温暖的回放
322	灾难带给我们的意外财富
327	读《血脉》长精气神
331	后记

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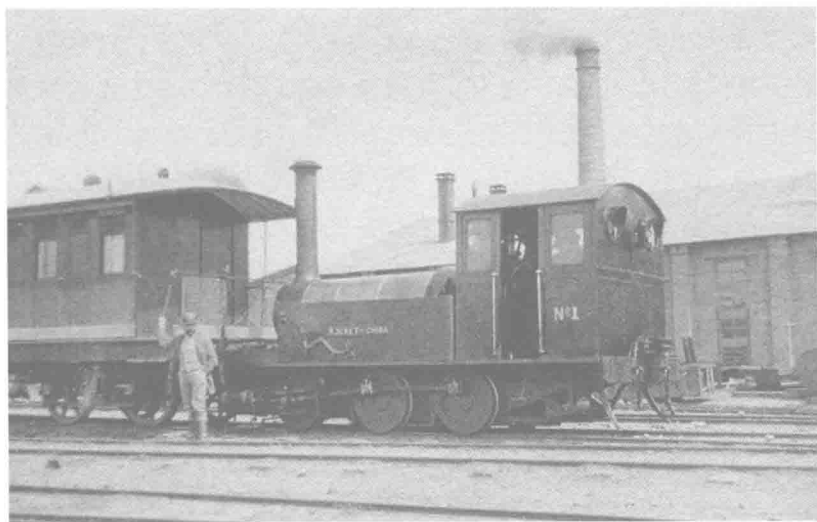
纵观历史长河，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一直伴随着人类。而地震以其巨大的破坏力被列为自然灾害之首。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多少鲜活的生命顿时逝去，多少幸福的家庭瞬间破碎，多少美好的家园化作废墟。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令我们为之哀伤，每一声痛苦的呻吟都使我们倍受煎熬，每一个受伤的躯体都引来我们不安的目光，每一个无助的眼神都直刺我们颤抖的心灵。凝望那些因惊吓、痛苦而变形的面庞，端详那些已经没有心跳的躯体，我们在诅咒灾难无情的同时，也看到了生命的脆弱；看到从废墟上站起来的人们，更感受到了生命的坚强。经过灾难的洗礼，透过不幸的画面，我们真正懂得了珍惜拥有、珍爱生命、关爱他人和更加快乐地生活。我想，这也许是灾难带给我们的意外财富。

——写在卷首的话

我是老孙，属大龙的，现年52岁。

我是土生土长的丰南人，原籍南孙庄公社南孙庄大队第三生产小队。丰南1946年（民国三十四年）建县，1954年7月与丰润县合并，称丰润县，1961年6月恢复丰南县，1994年4月撤县建市，2002年8月由市改区。本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少有人知，但有两件事却让丰南在国内颇具影响，在国际上也挂上了号。一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这里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铺设了中国第一条标准化轨距铁路——唐胥铁路，被称为“近代工业的摇篮”；二是20世纪70年代，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让全世界一夜之间都知道了中国有个唐山，唐山有个丰南。

我曾经数次翻看过家谱，逐一查证。我的老祖先在明朝万历年间，从山东枣林庄的一个移民聚集点，风餐露宿，一路北上，迁到了现今的大新庄镇柳林村。不知何年何月，又迁到海西张庄



◎ 胥各庄修车厂造出的“龙号”机车

子（今滨海镇张庄子，现归曹妃甸新区管辖），后来又迁居到现在的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祖坟被平，里面并无棺槨，仅存一块青砖，上刻“孙平潮”三个大字，一看就是与海有关。想必老祖当初焚荒占地、跑马建庄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里曾是一片贫瘠荒蛮的退海之地，但肯定没有想到，他的后辈子孙会经历一场惨烈的地震。

中国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地震。其中，史载最为严重的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腊月十二（1556年1月23日）发生的关中大地震，推断震级为8~8.3级，祸延97个县，方圆2000里的人口中有六成死亡，造成“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此后，又陆续发生过山东莒县、河北三河、山西临汾、宁夏罗平、云南嵩明、宁夏海原、甘肃古浪、新疆富蕴等数次8.0级以上地震，中小地震不计其数。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一直没有消停过。1950年8月15日22时9分34秒，西藏察隅县发生8.5级地震，造成西藏3300人、印度1500人死亡，损失惨重。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邢台专区隆尧县发生6.8级地震；当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邢台专区宁晋县发生7.2级地震。时值隆冬，漫天大雪，两次地震共死亡8604人，伤38000人，经济损失10亿元。1975年2月4日19时36秒，辽宁省海城县发生7.3级地震，伤亡人数29579人，其中死亡2041人，经济损失超过50亿元。因为当时通讯不畅，信息闭塞，人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利害。我们甚至还跟在大孩子们屁股后面唱：“地动山摇，花子撂瓢。”大意是说：地震过后，必是好年景好收成。

也许就是这么一唱，就惹恼了天老爷。在此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又先后发生了唐山、汶川两次强烈地震。而我，正好以不同的方式亲历了这两次地震，死里逃生。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地震。那时，我是一个灾民。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此时，我是一个志愿者。

我是从唐山大地震中逃出来的。

地震的前一天晚上，我吃完饭，感到十分闷热，就悄悄跑到村西头的大坑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牛虻和蚊子打着疙瘩，追着我跑回了家。刚进堂屋，就感觉有点儿不对劲儿。借着微弱的光亮，看见一群大大小小的耗子，正排队从水道口里往外跑。我一看，顺手抄起一把铁锹就往外冲。我的妈呀，唰啦唰啦地，足有百八十只，连蹿带跳。我被这阵势吓呆了，等回过味儿来，这帮东西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地震的前兆。

有一个细节，我一直羞于出口。地震的时候，我并没有睡着，正在撒尿。我记得很清楚。

先是大队的广播响了，大队书记刘长勤在广播里喊：“社员

©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唐山瞬间成为一片废墟





◎ 震毁的铁路



◎ 解放军赶赴唐山大地震灾区

同志们注意啦，赶紧起来，早战了啊！社员同志们注意啦……”

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异常沉闷，异常巨大。

大哥起来关窗户，我在炕头儿，他在炕梢儿。窗户是那种老式的上开窗，挂钩在屋顶上。大哥一边伸手去摘挂钩，一边嘟囔：“要下雨了！”

我感到憋得慌，想尿尿，就伸手从炕沿底下摸出了那个尿罐儿——一个黑釉的粗瓷罐子，跪在炕上，开始“哗哗”。

就在这一刻，身下的大炕猛烈地抖动起来。

“地震了，快跑啊！”

大哥大喊一声。我扭头借着光亮，看见他正撕开了“纱

绷子”往外跳，我也转身从靠近自己的这扇窗户上跳了出去。那种老式的“纱绷子”，手一划拉就开了，没有一点儿阻碍。

我清楚地听见了尿罐儿落地破碎的声响。

在飞身跃下窗台的那一刻，我身后的墙壁轰然倒塌。我顾不上别的，连滚带爬地到了院子的门口。那里有一棵大柳树，下面是一片苇席苫着的干草垛，我揭开苇席的一角，钻了进去。

万籁俱寂，世界一片漆黑，只觉得身子下面的大地，仿佛筛糠一般，不停地颤抖。

一分钟，大约过了一分钟，开始有人缓过神来，开始哭喊、叫人。

三分钟以后，周遭的世界乱了套，到处都是鬼哭狼嚎，到处都在喊救命。

大哥喊我。我从苇席底下钻出来，想回应，却发不出声儿，从后面一把抱住他，哭了。

我们一家人会合了。东屋是爸妈和妹妹，西屋是我们弟兄四个，还有一个借宿的小力。房子的后檐往外倒了，中间墙向堂房倒去，山墙和前檐支撑着摇摇欲坠的“马架子”，屋顶没有落下来。



◎ 唐山地震前的作者

四下里的房子全倒了，只有这个房架子，突兀而坚强地支撑着。当天18时45分，在一次强大的余震中，眼睁睁地看着它趴了架，烟尘四起，肉跳心惊。后来才知道，这次余震的震中在滦县，7.1级。

这些情景，没有备份，却永远也不会丢失。

那一年，我12岁，刚念中学。在那场天崩地裂之中，我奶奶同胞的姐姐没了，一些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再也没能走向教室。我那些尿尿和泥的小伙伴们，或是陪着他们的家人，或是孤独地躺在村南的小树林里，坟上的青草春生秋黄，正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记忆。

但是，作为一个幸存者，这是一辈子也难以磨灭的记忆。我们心里的伤口，在经历了40年的时光之后，还在痛，还在流血，还仍旧不能愈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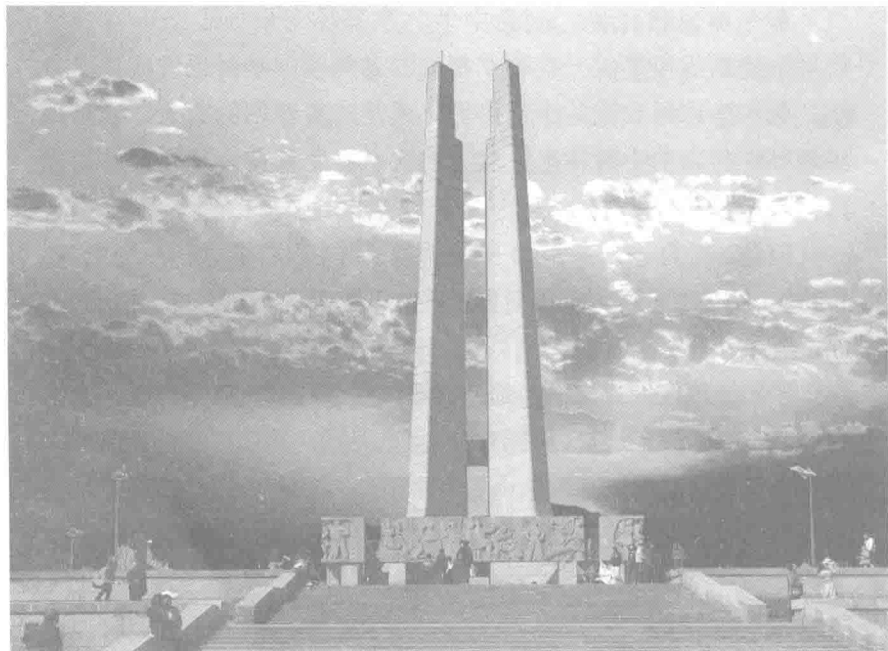
亲历过地震的人，往往都会谈震色变，我就是这个样子。无论在任何时候，提起地震，眼前就会蓝光闪烁，耳畔都是地声隆隆，满脑子都是房倒屋塌、家毁人亡、尸横遍野、哀号震天的惨景，像一部剪得支离破碎的好莱坞灾难大片，一帧一帧地展现出来，快

进、回放、切换、循环，把自己带回到当时的凄风冷雨之中。

地震，犹如一个隐在半空的恶魔，它的魔爪一直紧紧地扼住我的喉咙，令我不能呼吸。我鼓足勇气，回头看它贪婪可憎的狰狞面孔和腥臭难闻的血盆大口，和它对视，然后透过它笼罩的阴云，看着远处高远湛蓝的天空。

关于唐山大地震，留给世人印象最深的是两部影片。一部是傅超武和高正导演的《蓝光闪过之后》。这是一部以唐山大地震为历史背景，反映地震灾难及救灾重建的电影故事片，1979年公开上映。遗憾的是年深日久，很多人没有看过，看过的也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另一部是前几年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反映的是震后救人时，主人公做出救子弃女的艰难选择以后，派生出来的一系列情感纠葛故事，一时叫座，观者如潮。但我一概不看，从心里抵触这个东西。我们心里的伤痕尚未平复，绝不愿意再揭开血痂，去窥视下面的伤口。再说了，仅仅136分钟的胶

◎ 位于市中心的唐山抗震纪念碑



片，就想重现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蒙外人可以，我可不买账。在唐山，像我这样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

后来闺女放假了，想看这部电影，我不放心，就开车带她去了电影院。我有一张VIP卡，是常年免费的，但是，我不给她用，让她自己买票进去。然后，自己攥着那张卡，坐在门外高高的台阶上面，撵着轮番进攻的蚊子，看着文化大街上跑得飞快的车子，直眉瞪眼地等了两个多小时。大概一年以后，我嘴上还是那么硬，却猫在书房里，在电脑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罢，一声长叹，什么也没有说。

经常有外地朋友过来，和我聊着聊着就聊起唐山大地震的事儿。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们问我：“老孙，你那时候记事儿了吗？”我总是如鲠在喉，心里说话，6岁时你娘打你一顿鸡毛掸子，你还记得清楚的，难道说，我就忘得了这么大的事儿？若是不喝酒，我就说一句：“老哥，我都念中学了。”然后再不理他。若是喝了酒，我就会把持不住自己，卖弄一番，背诵一段唐山抗震纪念碑

◎ 纪念抗震十周年所立的丰南抗震纪念碑



的碑文：“唐山乃冀东一工业重镇，不幸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强烈地震。震中东经一百一十八度十一分，北纬三十九度三十八分，震级七点八级，震中烈度十一度，震源深度十一公里。是时，人正酣睡，万籁俱寂。突然，地光闪烁，地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虚土，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歿于瓦砾，十六万多人顿成伤残，七千多家庭断门绝烟。此难使京津披创，全国震惊，盖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可长可短，全凭心境，抑扬顿挫，豪气顿生。然后，半是矜持，半是骄傲地说，这一段儿是我的老师写的，戴连第，唐山教育学院中文系的老师。其实，戴连第是我的老师不假，但我念的是函授，面对面上课也不过三五天的事，莫说他不认得我，我也只记得他挺矮、分头、小眼儿。话说也30年了，模模糊糊的，即使打个对面儿也形同陌路，相见不相识了。但他写的碑文，我却铭诸五内，再也抹不掉了。

我这个人嘴拙，但一提起唐山和汶川这两次地震的事儿，我就像神灵附体，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要是被人打断，就像上大号办了一半儿，忒不得劲儿。也许是大伙儿听烦了，就逗我：老孙，你把这一段儿写下来，肯定忒有意思。

老孙已过天命之年，按说自个儿几斤几两还是拎得清的。写书这个事儿，过去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但我这个人，没啥章程，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架不住别人撺掇，脑筋一热乎，就下了锹镐儿。2015年7月7日，我开始动笔写。这一天，最适合的事情是回忆，是纪念，是为了不被遗忘的讲述。

我想，这一辈子，能经历唐山、汶川两次大地震的人不多；经历了这两次大地震，想写下来的人也不多；既有经历，又想写下来，手里还积累着素材的人就更少了。积淀了这么多年，我的情感也渐渐平复，心态平和而激情尚在。这时候提笔在手，写一

些东西，应当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时候了。

现在是2015年7月7日的午后2点，我坐在开往上海虹桥的高铁上，脑子还是停不下来。过去的场景，像演电影一样嗖嗖地往外蹦，一时不可遏制。抬起头来，外面是匆匆后退的村庄、河流、鱼塘和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今天是小暑，湿热的季节到了。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把脑子里的界面切换到了“从前”模式，轻轻点开。

2008年的5月12日，是护士节。

这天下午，我正趴在桌子上看卫生局上报的表彰优秀护士的通报，秘书科长翟维利推门进来：“主任，四川地震了，说是7.8级。”

5月13日一早，“汶川地震”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自从昨晚的新闻联播播出了这一消息后，人们就一直在猜测震灾状况，并不由自主地和唐山大地震相比较。我一边看着文件，一边盯着电脑，时不时地刷新一下。尽管报道不够详细，但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四川，肯定是出大事儿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一是河北省委决定，向汶川灾区捐款500万元；二是唐山市委决定，向汶川灾区捐款500万元。看来，大家的猜想和判断并非空穴来风。

午间新闻的报道，发回了都江堰等一些灾区的视频和图片。尽管还没有震中的消息，但经历过同样震灾的我们，仍然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重灾区缺医少药，缺吃少穿，道路堵塞，物资运不进去，伤员运不出来……与此同时，各种谣言、传言、预言，也如泥沙俱下，纷至沓来。

下午四点半，时任区长李国忠、常务副区长张会春，召集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碰了一下情况，捐款、捐物，捐多少，怎么捐，没有结果。

下午五点一刻，李国忠和远在欧洲考察的时任区委书记刘建

立进行了电话沟通，内容不得而知。

下午六点，张会春推门进来，递给我一张纸，说：“晚上七点召开紧急会，要派医疗队到四川去，可能明天就走。”我盯着他的脸，没说话，老半天，才抬手拨通了秘书科的电话，“下个通知……”

我静静地坐在办公桌的后面，脑子里一片混沌。

地震，像逃出潘多拉盒子的恶魔，随时可能兴风作浪，祸害黎民，伤及无辜。

我的姐姐，正是在三十二年前的那场噩梦中，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至今都不知道尸骨何存，魂归何处。

我的命是姐姐给的。据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瘦弱不堪，半死不活。住在我家斜对门的姥姥，起大早趿拉着鞋、敞着怀、抹着眵目糊就过来了。她朝炕上瞥了一眼，说：“这孩子，活不了，一会儿天亮了，找个席头儿包上，埋乱葬岗去吧！”当时我奶奶住在对面屋，已经瘫痪在炕上了。老人家一听这个话，也就认了，我的父母也认了，连埋到乱葬岗上的席头儿都准备好了，挖坑的铁锹也找出来戳在了前门口。这时候，正赶上在隔壁搭伙借宿的姐姐回来，凑过去一看，我虽然又瘦又小，但还有气儿。姐姐比我大一轮，也是女孩儿心软，对躺在炕脚儿的母亲小声地说：“妈，是个小子，还有气儿呢！”我姥姥是后姥姥，年轻时抽过大烟，性情古怪，脾气不好。听姐姐这么一说，她马上跳起脚来：“不扔干啥？都是要饭的出身，养活得了吗？你个小死丫头，大人说话，插什么嘴？给我滚一边儿去！”姐姐挨了骂，又不敢顶嘴，就跑到奶奶那里，委屈地趴在炕沿上哭。奶奶一见，心疼大孙女，忙问咋回事儿。姐姐说：“大小也是个性命，等活不了再埋也不晚啊！”姥姥不管这个，还在堂屋里跺着脚骂。奶奶平日和姥姥关系不好，说话办事总是针尖对麦芒。她沉吟了一下，拿起大烟袋，在炕沿上用力敲了两下。老太太平时压轴儿大，这

是信号，叫人呢。父亲连忙挑开门帘进去，垂手站立一边。奶奶问：“是还有气儿？”父亲说：“气儿倒是有，不过……”奶奶不等他说完，抬高声音说：“我们老孙家的事儿，还轮不上外人跑这儿来指手画脚呢！大丫头说得对，大小是个性命，留下来吧！”一语定乾坤，留下了我这条小命儿。等我长大了，姐姐多次和我学说这件事。有时候赶上我淘气不听话，姐姐还会板着脸训我：“别气着姐啊，没有姐，你早就埋到乱葬岗里去了。”

但是，姐姐只陪伴了我十二年。姐弟的深情，在一九七六年的那个凌晨，戛然而止。她无边的爱，却像一把大伞，把我严严实实地捂在里头，一生也走不出来。

姐姐没的时候，尚未出嫁。按照家乡的风俗，未婚女子客死他乡，又无尸可葬，是不能做坟立碑的。所以，这么多年了，我们连个烧纸祭拜的地方都没有。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逢年过节、寒衣清明的，我和老妻都要寻个偏僻的路口，烧几张纸，也算一种念想儿吧！

感同身受、心灵相通。这次四川人民遭了灾，成千上万的人们也正在经历着我们当年的苦难，绝不能坐视不管。我暗暗地打定了主意。

我要去汶川。